

臨水平妖傳



上海

普及書店印行



石夾女

袁廣智

丹霞大聖



劉通

劉杞

王刺史



白蛇精

妖僧

張玩鬼



陳守元

薛文傑

陳昌



臨水平妖誌目次

第一回	王延彬創造洛陽橋	蔡端明功成歸西域	一
第二回	陳靖姑問山學法	張坑鬼孽嶺幻形	五
第三回	江山育捨身得道	陳靖姑割股救親	八
第四回	收丹靈飯依正果	救沈氏借屍還魂	一三
第五回	凌霄畔收石夾女	過界山遇江虎婆	一七
第六回	蜘蛛精被擒殞命	張坑鬼用計奔投	二二
第七回	停吉期靖姑除妖	遭囚離劉祀逢怪	二六
第八回	蛇怪被逃遺後患	夫君既返副前因	三〇
第九回	古寺妖僧施邪法	連江展怪幻樓台	三五
第十回	舊主臨終萬民悲哭	新君襲位百姓遭殃	四〇
第十一回	王延稟大敗福州城	陳守元奏遣賀皇宮	四三
第十二回	登帝位百官慶賀	斬白蛇初次榮封	四八
第十三回	陳夫人隱收臨水	袁廣智初出茅山	五三
第十四回	薛文傑謠言皇宮內	王繼圖兵繞福州城	五八
第十五回	袁廣智三軍敗北	陳夫人二次受榮	六三
第十六回	祈甘霖萬民感恩德	成正道三次受榮封	六八
第十七回	雪深仇捕捉張坑鬼	流血淚重會百花橋	七四

臨水平妖誌

第一回

王延彬創造洛陽橋

蔡端明功成歸西域

話說唐代自黃巢擾亂之際，福州閩主姓王，名審知，時有第二子王延彬來做福建泉州府刺史。因王延彬受轄之地，東門外二十五里之遙，有江號洛陽江，稽郡誌却有傳說北極玄天上帝成佛化身之時，自剖腸肚，擲落江中，即變爲龜蛇二怪，這龜化作渡船，這蛇變作舵公。每時在江中假藉渡人爲緣，每歲到江中，將船沉覆，吞食來往客商。王刺史延彬聞知此事，甚有不忍之心，思欲創造橋樑，以濟行人之便。奈洛陽江其深無底，潮水甚急，難以造橋。橋尖每被水沖壞，不能完竣。屢將國庫金銀，費盡，無計可施。時有四海龍君，前至南海佛前祝壽，觀音大士坐在紫竹林蓮花座上，慧眼遙觀，見有一道妖氣，沖入雲霄，即問曰：「此何謂乎？」龍君答曰：「此乃妖氣，言未畢，內閃出南海龍王敖蓮，啓奏佛前曰：『今有洛陽江上龜蛇二怪，在江上殘害生靈，不少。刺史王延彬欲濟行人之便，督造洛陽橋，以利商賈之往來，庶免受二怪之所害。奈潮水汪洋，狂瀾難挽，砥柱終虛，工資浩繁，費財不少。觀音大士謠曰：『善哉善哉，凡間亦有此等善人，要救萬民之便，自思王刺史係是凡夫俗骨，焉能有爲？待吾化起慈帆方法，助他一臂之力。』隨卽念動真言咒語，喚召洛陽土地神、時土神，聞有大士呼喚之聲，急卽參拜大士座下。觀音菩薩隨下這座，直入紫竹林中，摘落竹葉一片，柳枝一幹，同土地駕起祥雲，直抵洛陽江。不片時，來至洛陽江，大士在袖中取出竹葉一片，吹一口佛風，化作一隻彩船，土地化作梢公，柳枝化作撐櫓。大士化爲美人，將船搖在江心。頃刻之間，五色毫光燦爛，罩住船上。時逢王刺史行到江邊，忽見江心毫光燦爛，不知何故，卽令人役探問。霎時間，人役回稟曰：「那毫光內有一彩船，船內有一美人，遽云：『探知老爺德政，端然要造洛陽橋，不能成功。自願在船上任憑公子王孫富豪，以及萬民，將金銀投擲，若能投在他身上，情愿與他結爲夫婦。如若不能拋在船上，所有金銀盡助老爺造橋之資。』王刺史聞稟，十分歡喜，急出告示，曉諭百姓，不論何色人等，盡可到洛陽江拋擲美女。不日間，惹動萬民，俱各攜帶金錢，欲奪取嬌妻，乘拋投美女時，四方士庶俱各擲金飛錢。王延彬喜出望外，卽召小船數十隻，圍在彩船邊，自是每日所擲金錢，俱皆滿載而歸，交存在庫。王刺史十分得意洋洋，樂極生悲，恰逢上八洞大仙呂純陽祖師雲遊海外，將欲回蓬萊島，雲光之內，忽見洛陽江上彩雲冲霄，將塵拂開一視，早知其故。且說泉州城內，有一王小二，性甚剛直，人綽號曰「韭菜成兄」。每早挑菜付市，勤儉粒積，淡泊生理。本欲娶妻，承宗接祀，湊遇洛陽江

邊入山人海。前來拋擲美人。時菲菜成哥亦就將所積餘資。拋擲江心。任拋任擲。總亦不能着。於是食臥不安。悶悶不樂。幸逢呂純陽祖師路過江邊。見菲菜成哥擲到半日。亦擲不着。長吁短嘆。怒氣忿忿。隨來助他。即將塵尾一拂。那美人不。及提防。早被銀兩投在髻上。菲菜成喜從天降。轉眼間。那彩船全美人俱沉江中。成兄見之。怨氣難消。咬牙切齒。思想。想無計可施。隨即跳落江中。靈魂不散。遊往落伽山前。此話不表。且說大士展開慧眼。見呂純陽立在雲端之上。即大罵。曰。畜生如此無禮。隨遣五雷欲打呂純陽。那呂仙祖偵知。一時驚忙無措。欲逃不得。回山急逃。至梁灝書齋之內。叫聲梁。秀才。貧道一時亂了道心。罪犯天庭。現遣五雷欲打貧道。萬望秀才相救。說話之間。雷聲猛烈。驚得梁灝手足似冰。不能。秀才。貧道一時亂了道心。罪犯天庭。現遣五雷欲打貧道。萬望秀才相救。說話之間。雷聲猛烈。驚得梁灝手足似冰。不能。回答。呂純陽乃曰。梁秀才若肯相救。貧道自有藏身之所。梁灝歡許。呂純陽即化為蛟蟻。走在梁灝指甲內。藏身隱匿。候。至一時三刻。過後雷聲不震。無有能為。只得回紫竹林。回覆佛旨。斯時一時三刻已過。呂純陽即現出原形。對梁灝稱謝。回歸終山。不敢再留難。慈悲大士勸起惻隱之心。即將王成遊魂。令護山力士。送至福州府古田縣投胎。在劉通家中。轉。世。取名劉杞。觀音大士自咬指頭。一點佛血。去在福州下渡陳昌家中。轉世為女。取名陳靖姑。此話慢表。先說洛陽橋。在。唐王延彬手創造。迨至宋仁宗時。共有二百四十年。其橋損壞。龜蛇二怪。猶在江中殘害生靈。時蔡襄之母翁氏。在那二。怪船中。二怪欲害其身。忽聽空中叫聲。今有蔡狀元在船。不可害人。令船人等俱聞其聲。細查船中。并無姓蔡之人。那知。賣花之婦。身中有孕。其夫姓蔡。名福。此賣花婦即立誓曰。吾懷中若能生男兒。後果中狀元。吾自當重造洛陽橋。那婦人。懷胎已有十月之久。是日生下男兒。即取名蔡襄。後作端明學士。性甚聰明。未幾亦中了頂甲。受任本州刺史之職。伊母。言明。你母前在洛陽江立愿。吾兒若中頂甲。當即再造洛陽橋。蔡襄欲完伊母之愿。隨即興工。重造洛陽橋。奈因海水深。漲。碼頭每被潮水冲壞。不能興工。蔡刺史思來想去。無計可施。立即陞堂。召三班差役。打起官筭。曰。你們有人下的海麼。內中果有差役。跪在堂下。啓稟老爺。小人夏德海。蔡刺史聞言喜曰。爾若能下得海。太爺賞爾銀五兩。又令書吏備文一。封。交夏德海。帶至南海水府投呈。夏德海見銀。心中大喜。又見文書。心中大驚。乃稟曰。小人是姓夏名德海。并非能下的。海。蔡刺史聞稟。大喝曰。胡說。遂將文書丟在堂下。立即退堂。夏德海拾起文書。走回家中。啼啼哭哭。妻問其故。夏德海即。將原由說了一遍。其妻勸曰。吉人自有天相。不必驚慌。夏德海就將官賞之銀。備下酒肴。吃的酩酊大醉。遂至海灘。意欲。投海。又想喪命。遂臥倒灘廷。心思海水漲來。任憑飄流而去。遂即安睡。霎時之間。鼻息如雷。驚動水卒。那水卒直抵水品。宮。稟明龍王曰。今有泉州刺史蔡襄。令差役夏德海前來投文。請旨發落。龍王曰。今夜備文交換。及至天明。夏德海酒已。退後。懷中一摸。文書還在。取出觀看。不是原文。心中大喜。急速馳至大堂上。時逢刺史陞堂。夏德海呈上回文。蔡襄立即。

剖開觀看。文中別無他字。只有一個醋字而已。自思莫非是二十一日酉時否。迨至二十一日酉時已到。遂即興工。而海水忽然乾退。蔡襄甚喜。即賞夏德海爲現班總頭。即令差役四處召募小石匠。候其齊到。蔡襄親督人夫修造。人多力衆。頃刻間碼頭已成。蔡刺史十分大喜。不日間橋樑亦已全工告竣。蔡襄即擇吉日。召齊文武官員。紳士耆老。鄉民有福壽雙全之人。全過橋。遂用天兵時日。衆官紳俱皆暗思。今日若能平安。此橋決定萬載不朽。是日蔡襄同衆人由橋頭而行。及至橋中。突見一神從空而下。面貌嶙嶙。其形十分可怕。大喝曰。吾乃天上九龍星。蔡刺史答曰。吾乃地下刺史。蔡端明時。天兵從橋頭而進。蔡刺史由橋尾而下。行未幾步。蔡刺史心思九龍星形容甚然奇異。正欲回頭觀看。早被天兵神冲犯。跌倒在地。不省人事。面紫目赤。四肢厥冷。衆人役看見急用轎擡回衙中。一命早已嗚呼。欽哉。蔡端明爲造洛陽橋家財費盡。又兼一命斷送。實可惜哉。此話不題。且說這洛陽橋造了太低。若逢水漲之時。便滿過橋樑三尺。至前朝泉州府晉江縣埕殿鄉。有一個大富翁。姓李名五。家財巨富。誤傷其叔。又打死僕人。問罪欲到刑部秋審。起身之時。從洛陽橋經過。正逢海水潮漲。過橋樑。李五官坐在囚車之內。滿身被海水浸溼。即發誓曰。吾李五此去。若能無罪。再回泉州。愿加添此橋三尺高。此話不表。且說陳靖姑年紀亦已經長成。容顏絕色。言語端莊。不苟每日在綉房靜養。早晚誦經禮佛。不染閒事。而劉杞亦已經長成。時逢福州開科之際。劉通帶劉杞來福州入場。寓在賣什貨林八叔家中。與陳昌隔鄰。劉通閒暇之際。攜帶兒子往郊外遊耍。正欲回家。忽遇大雨淋漓。劉通父子避雨在陳昌檐下。偶逢陳昌開門。見兩位斯文之客。一老一少。陳昌即作揖開言。二位尊駕避雨。暫入草堂拜茶。劉通開言。滿面笑容。即回禮曰。愚父子尚未拜識。尊顏怎好領受。言畢兩相直進。行至堂上。行了賓主之禮。然後獻茶。茶畢。逢林八叔出街添補貨物。回到店中。不見劉通父子。即詢問幫夥。其夥答曰。方纔在隔壁陳昌家中避雨。林八叔即到陳昌堂上。兩相行禮坐下。陳昌令其妻備酒相待。飲酒之間。林八叔對陳昌道。先前老兄欲以令媛尋其佳配。未得其便。今日偶然天緣作合。遂邀友劉兄令郎。年少博學。今赴省應試。本利金榜。定必題名。而年紀與令媛又亦相當。正好結姻。二位若不棄嫌。弟愿執伐。以成兩家秦晉之好。未知二位老兄意中若何。陳昌聞言。十分欣喜。劉通亦樂從。曰。好日不如當日。遂將劉杞手上脫落金釧一付。雙手呈上。交林八叔。曰。有勞仁兄撮合之德。弟沒齒不忘。林八叔接到釧。面笑容。轉向陳昌道。愿令媛同世姪白頭到老。陳昌收領。即別親翁并林八叔。直入房中。對伊妻葛氏曰。賢妻。歷次念及女兒長成。未配佳偶。今日天賜奇緣。咱隔壁林八叔有個愛友。係古田人氏。累代書香。不斷。親家姓劉名通。女婿年少多才。更兼禮儀俊秀。與女兒結爲夫婦。正是天作良緣。亦可還爾我老夫婦心愿。葛氏見丈夫這般歡喜。知子婿人物出衆。即取金釧一枝。交與陳昌。陳昌直出廳上。對林八叔言謝曰。荆

妻聞知能得了佳婿，實出賢弟高鄰之意，十分感情，遂將金釵呈交林八叔。八叔轉交劉通說道：「愚弟但願賢姪獨占鰲頭，早諧鸞鳳。」劉通接釵，收在袖中，喚兒子移交椅，請陳昌上坐，即欲謝過親翁。陳昌再三推辭，只受劉杞兩禮。女婿親家遂同媒人重新行禮，入席開懷暢飲。及至黃昏，俱皆大醉，方纔散席。各回安寢，不數日間，逢李黃仁宗師駕至閩省，欲開科取士。劉杞聞知，亦隨衆入入場，不片時題已出了。劉杞看題十分歡喜，遂作完一篇文中得意。及至宗師發榜案之時，劉杞進在古田學第十一名秀才。劉杞看榜十分歡喜，伺候簪掛，然後拜謝宗師。事畢，劉通即帶同劉杞來到下渡，參拜岳父母。禮畢，即辭別親家，并別林八叔，回歸古田。見了家小，道：「兒子與陳家做親，又進秀才之事，說完一篇。」其妻李氏甚喜。當時懸燈結彩，賀客雲集，開筵拜客。這日，林八叔亦往古田作生理。劉通將兒子庚帖聘禮，交八叔帶回，送與陳昌。陳昌亦把兒子庚帖回儀，與林八叔帶回古田。與劉通自此過了三年。劉杞往福州候選，于羅源巡檢限期赴任。劉杞已題巡檢，仍回古田。正值林八叔宿在劉家，遂備聘禮，并擇吉日，托林八叔送到陳家。約定吉期，到門迎歸洞房之後，同兒子收拾行李，先去上任。林八叔就將聘禮日單，送交陳家對陳昌說明，可將聘禮收起，定其吉期。却說陳靖姑在樓上，聞知母親將親事許配古田劉杞，每日暗暗流淚，曰：「我曾在佛前立誓願，不嫁於人，終身修行奉佛。豈知父母將我婚姻，定要許人，只恐他二老錯算矣。」未過數日，吉期已到。靖姑并不理會，猶如不是他作新娘的模樣。自己却安心故意，在樓上誦經。劉家接新娘，鼓樂喧天，新娘簪及一切人等，亦在廳上等候。急得陳昌夫婦，催促靖姑下樓，妝束上簪。先將溫言解勸，又以禮義分說，又把正言責備。誰知靖姑心如硬鐵，總不順從。只是誦經。陳昌着急，且事亦迫矣。又不順從父母，豈不知不順父母，便是不孝。還要奉甚麼佛，誦甚麼經。陳昌發怒，將那掛起水墨寫諸畫像的觀音大士扯落，將腳踏得粉碎。夫婦向前，強把靖姑抱落正抱之時，却被護法神怒其毀壞神像，持杵打落。打着陳昌背上，杵尾將萬氏帶打了一下。老夫婦大叫一聲，昏倒不省人事。頃刻間，佛祖遣善才良女二位，赴至將靖姑救起，空中而去。陳昌夫婦昏倒不省人事。衆親鄰一齊，即趕上樓，只見兩老皆倒在地，不知是爲何事。衆人救醒夫婦，口中叫痛不絕。諸親細問，何由。陳昌說明，欲救女下樓來，整粧。他定不理會，仍在佛前誦經。我見他不理，發怒，將那神畫觀音大士扯落，踏壞。忽見一金甲神，手執杵，將我背上打了一杵，嚙嚼好不痛殺我也。快着把不孝女快着粧來。諸親道：「這時上樓來，却不見靖姑。」樓上尋覓，沒有蹤跡。又不見他下樓，却那裏去了。此時，陳昌夫婦不見女兒，自己看背又痛，只是啼哭。諸親並合家大小，亂得驚忙不休。那爲媒的林八叔，亦沒主意。又聽得他合家喧嘩啼哭，有分教：兩姓姻緣，皆怨嘆一堂。喜氣轉變悲啼哭，未知靖姑有何下落。這頭親事怎樣歸結，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陳靖姑闔山學法

張坑鬼薛竈幻形

當下陳家不見女兒，紛亂啼哭。諸親都曰：「莫非那金甲神便是甚麼妖怪，將他拽那裏去哩？」或曰：「莫非是什麼妖術之人，假爲金甲神，攝去何方？」此時一家亂紛紛啼哭。那劉家來迎親眷，見此異事，也沒興了。各分發鑼鼓花簫回家。陳昌見事不諧，本受聘金，卽與林八叔言明，欲煩老兄說明，情愿所受百金奉還交他。八叔接了銀兩，遂同花簫衆人回家。見諸親人回說，古田將陳家奇異事情傳說，及至黃昏，方纔少息。不片時，林八叔趕至，亦說一番，真是奇事罕有。令親今已托弟將原聘金，逐一奉上，望乞收納，與令姪別擇佳媳。劉通尙未回答。劉杞在旁正色曰：「大丈夫豈有棄結髮復擇他人，此乃禽獸也。」勞煩林八叔將原金仍交陳家收回。小姪現往羅源赴任，教他慢慢尋訪。倘若尋回之日，姻緣尙在，倘若無回，小姪永不再娶。劉通見兒口出此言，只得從之。擇下吉日，隨帶家人往羅源赴巡檢之任。林八叔得了這個令，復將百金等物帶回，送交陳家。亦將彼說對陳昌說明。陳昌聽說大悅曰：「難得難得，遂將百金等物，煩托親友四處都去尋訪，求籤問卜。那裏有些影響？」陳昌遂日叫痛那背心上，被金甲神打了一杵，却腫脹流膿，變成背瘡。葛氏亦被杵尾所傷，硬了些，手生了手疽。夫婦日夜叫苦，延醫調治，却亦難愈。陳昌有一胞姪，來家伏侍，再說善才良女二位奉大士法旨，將陳靖姑押出陳家，來至鎮北關外海埔嶺對山落下。叫醒陳靖姑，着驚慌忙，就向前問曰：「爾是何人？將我拽來至此？作何事業？」善才良女曰：「吾非別人，乃是觀音大士身邊善才良女是也。因闔山法門大開，又爲爾被迫不嫁之由，奉大士法諭，引爾在闔山學法。待爾法成，仍回與父母相會。好麼？」靖姑聽說，又見良女是個女伴，覺得心寬，遂與全行且說這望北台嶺後有一張坑山，那山邊一坑川澤之濁氣，受日月之精華，混結成了一個張坑鬼。那張坑鬼生得猙獰古怪，頭生獨角，印指三叉，面如青靛，髮似紅砂，身高數丈，膊闊鉤鼻，大眼巨口，獠牙紅鬚，身體穿脈通源，不論黑夜白日，或變作少年婦女，或化爲俊秀的後生，或在張坑山，或在望北台嶺前後，迷惑往來男女。這張坑鬼乃鬼中之精，交結一個致厚的朋，乃是南關外邊城西有一座豹頭山，山裏座宿猴洞，係一個千年紅毛猴生得紅毛金眼，不時變作人形，時常遊在望北台嶺阮藏，或往豹頭山，性極浪蕩，不時與坑鬼遊玩。這日正同張坑鬼變作兩個少年書生，就在望北台嶺，遠照靖姑同良女而來。張坑鬼慌忙，紅毛猴綽號丹霞大聖，一把曰：「老哥，爾看見麼？那邊來了一對的活寶了。丹霞大聖見是兩個少年美女，倍整精神，謂張坑鬼曰：『這兩個佳人，爾我各得其一，就足平生之愿也。』張坑鬼曰：『一對禮物送上來，豈有被他白白去了？話說未了，二女行至面前。張坑鬼阻住去路，問曰：二位娘子家鄉何處？由此經過，是要往何方去的？靖姑見是二位少年

男子遂答曰：「奴乃下渡人，父陳姓名昌，奴要往閩山訪道。」張坑鬼答曰：「閩山乃是有其名，無其實。諒爾二人，乃年輕之女，怎知閩山往那條路去？只恐畫虎不成，反為不便。我二人非是別人，係江西貴溪縣龍虎山張天師學生，學了道法，能遣神調將役鬼降妖。小娘子學我之法，我平生之法，都傳授于爾。未知二位可否？」靖姑曰：「我願往閩山，爾不必阻。」隔留滯張坑鬼，遂將靖姑抱住。那丹霞大聖正要往抱良女，這時良女見一妖一鬼，遂大罵曰：「猴子奸得無禮，看我法寶，遂將香珠祭起，望丹霞大聖擲去。那顆珠化作一團紅光，烈火燦爛，飛騰焚的丹霞大聖皮脫毛焦，奔竄而逃。仍同豹頭山宿住猴洞，靜養皮毛。那張坑鬼見火起，焰騰忙，偕土遁而逃。良女見二精逃走，收回法寶。靖姑問曰：「方纔二生，却是何等之人？」良女曰：「一乃是千年猴精，一乃是張坑鬼。一妖一鬼，常懷不善，性極好淫，被我寶珠擲下，燒得那猴子皮脫毛焦，却便宜了張坑鬼。却被他走脫。靖姑聽說一妖一鬼，如此無禮，乃拔出頭上金釵，插在嶺上，誓曰：「如到閩山學法成就，定要收除此二妖。誓畢，即同良女落望北台嶺而去。又遇一人，這姓袁名廣智，年方二十歲餘，祖眷閩清，亦為往閩山學法。靖姑曰：「這却使不得。正遇着二位小娘子，真是神差天遣。那袁廣智忙向前施禮，就要與二位小娘子同進。至閩山學法。靖姑曰：「這却使不得。且男女授受不親，豈可同行？有所不便。袁廣智曰：「怎麼如此說了？小人只道都是一師學法，就是師兄妹之稱，係是一家人。有何不便？」良女曰：「爾若要往閩山學法，或前步，或後步，遠遠而隨，這是可以。若要三人同行，斷斷不能。」袁廣智曰：「既是如此，說了就後步相隨。」二女忙緊行數步，袁廣智雖有數步之地，跟着二人。蓋閩山原即在龍潭壑邊，濠至泛船浦一帶，江面經天寧寺山相對，并連那條難溪及海之大江，緣法門近于都市，接踵學法之人，非設不納。非正緣不納，紛擾無寧。故將閩山移避阮沉那閩山，既沉水底，遂浮南台於江面，故跡猶在。鈎龍台原在江心，自越五山下東北環至東南之館霞浦，後埔龍江，留飯然渡河，泊錦江泗川，達道龍潭泊泗水部一帶，仍舊江浦河州三名猶在。只因妖氣冲天，法師算定，故將閩山沉於水底，浮起南台。但凡法門等處，原歸宛然。又是一座閩山，與俗不同。前納二位黃楊二將接生名，叫張沙，是福清人氏，尋身一人。祖亦世家道士，家中有奉的太上靈寶諸神祖師，忽夜間夢見一神人，道冠法服，一部長鬚，自稱靈寶法師，特為閩山大開法門。衆速往福州白龍江龍潭壑江干有小船接引，速去速去，莫誤過奇緣。張沙醒來，却是半信半疑。至天明，又在神前問了幾個聖筭，祝曰：「如得至閩山學法，伏乞三聖，遂連打三聖，心中大喜，遂放心收拾小包，祇將門關鎖，一徑往福州去了。行至半路，遇一人問曰：「張兄往那裏去？」張沙看見是鄰居，常與他操作僱工的柳源，遂實告之。柳源曰：「原來有這樣去處。小弟亦是單身，同伴老兄前往投師學法，未知肯否？」張沙曰：「這有何不可？」路中有個同伴，也不致寂寞。更妙之極。張柳二人，來至福州白龍潭壑，有一小舟。張沙問曰：「爾這小舟是那裏來的？」那渡公曰：「閩山法主，

遺黃楊二將化身備丹。要往閭山學法。特來龍潭接引。那渡公見張柳二人。乃有法緣。便應曰。我這舟是往閭山的。張柳二人聽的是往閭山。大喜曰。我正要往閭山學法。快來渡我二人落船。不消接了。幾下撐。却說離了俗景。各是一座山景。而前看一座巖巖高山。旁立有大碑。鑿書幾個大字。寫着龍潭章鳳篆字。閭山大法院。碑旁註五個小字。乃是三十年一開。二人登山。行有數里。及至洞門。入內。即拜伏真君。法主係是許真君。見是鄉村之人。乃曰。你二人初入法門。未知吾洞中規矩。洞中日食担米。你二人纔到法門。暫入後園作米。其法吾當後傳。遂吩咐左右。邀張柳二人入後園舂米。二人遵師之命。遂入後園。只見園中放一石臼。一對杵兒。二人逐日舂米。不覺三年之久。柳源謂張沙曰。我想法主待我爲奴僕。你我二人入山。至今三載有餘。並無傳授一術。每日只是這石臼作對。倒不如仍回家鄉。作此小工夫。亦得半日安閒。這時師父出洞而去。咱二人可就此回家。行數十步。覺得雙手發癢。柳源張沙曰。這麼腳手發癢。得狠狠想。必是平常時未洗淨。如生癢瘡。模樣張沙曰。法主曾說。如若發癢時。可得墨抹之可止。遂將墨按癢處塗抹之。隨覺得癢止。張沙曰。這墨到是靈丹。餘的須藏在身邊應用。這石臼木杵是個粗重之物。我們攜此回去。何用。想來閭山三載。還帶這對頭回去。若被鄉人看見。豈不恥笑嗎。柳源曰。這樣說的有理。就將這對頭擲去。山下二人即將石臼木杵擲于山下。雲時火焰飛騰。雷聲大震。二人相視大驚。方知是法寶。忙奔落山下拾起。正欲相近。又滾往上。趕至上。又滾至下。連滾數次。張柳二人此時只要拾起。那裏只顧性命。跌上跌下。隨着火焰處。方纔拾得。仍是兩件用物。即携上山來。那知跌上跌下。却將方纔墨所抹之癢處。俱跌破了。再四細看時。自覺大驚。那跌破處。俱頭出眼來。手臂腿腳。俱是淨睛眼。睛張沙謂柳兄曰。怎麼爾我渾身是眼。柳源曰。快將白杵仍携回。見法主問何緣故。那時張沙柳源各携白杵。復見許真君。法主笑曰。料爾去而必復。這可將此眼向空一看。二人行至空處。望上看時。直至天曹。至虛宮。往下看時。看到地高藏岳。看畢。許真君道。此目比凡不同。能觀形之察色。能辨精中之妖邪。人中之好歹。白杵之工。正是五雷之術。且不須回去。可守住閭山法門。倘有人入山學法。若妖邪鬼怪。不納奸惡邪淫。不納張柳二人遵命。師父吩咐守嵐。入山之人。左曰張沙王。右曰柳將軍。即令道士作獅排。兩旁所掛之圖。脚手背目。即張沙王柳將軍也。且說靖姑同良女行至龍潭。早有一隻小船等候。二人落舟。順水撐去。良女送靖姑上船。至閭山登岸。入洞參謁師父。法主大喜。隨納之。靖姑從此在閭山學法。良女別回南海。袁廣智在後。只離數步之遠。再趕不上。迨至趕到。其舟不見了。那別人搖船問曰。爾是要往那裏去。袁廣智曰。我要往閭山的。搖船曰。相公。我這裏并不曾有什麼閭山。必去上流四高。是延建邵汀。若往下流四廣。去福興泉潭。我這小船只好在此。左右邊灘搖哩。袁廣智曰。爾怎麼不識閭山。梢子曰。我有聞得前輩老人家說。閭山在龍潭整一帶水底。爾我俱是凡

人焉能去得到。相公爾另倩別船。我們船却是去不得。遂將船復搖龍潭江邊。袁廣智聞閩山係在水底。自思無緣。算還船錢。仍往望北台嶺散悶。且說張坑鬼自被良女用火珠擲燒遁于土中藏避。靖姑拔釵發誓收此二孽。却被張坑鬼聽見。這時諒必去久。纔遁出山中。仍變一少年書生。在望北山台嶺遊玩。自己暗思曰：方纔靖姑誓時往閩山學法。成後定要收除我與丹霞大聖。倘若同時必然尋事于我。那時再作理會。就是正言之間。見有一人上來。張坑鬼更問曰：老兄要往那裏去。那袁廣智見問。遂把遊玩路遇二女渡舟往閩山追時二女船至將遠。將不見二女之由說了一遍。張坑鬼自思暗道：原來要入閩山學法。不如教他往茅山投拜茅法師。日後法成。與那賤人作個對頭。是一個幫手。豈不是好。乃謂袁廣智曰：閩山之法。豈能比茅山之好。所傳的皆是移山搗海。撒豆成兵。剪草爲馬。飛沙走石。呼風喚雨。其術較於閩山好有十分。爾既要往閩山不成。我且引爾往茅山好否。廣智曰：茅山是何處。張坑鬼曰：說來甚遠。茅山在江南句容縣東南五十里。有一座古山。名曰曲山。因茅山法主已成仙道。故改爲茅山。山洞曰元符宮。華陽洞。袁廣智曰：江南隔省路途甚遠。怎麼去得。張坑鬼曰：只恐爾不去。如若要去。頃刻之間即到。廣智曰：千里之遙。怎麼這容易。張坑鬼曰：我前亦曾在茅山學法出來的。若要時須要金木水火土五遁。若得此五遁。不消半個時辰便到矣。廣智曰：如此甚妙。就此去得否。張坑鬼曰：怎麼去不得。爾可將兩眼閉着。隨我借土遁而去。廣智閉着兩眼。只聽得鼻耳風聲。不消數刻。來到茅山。離了土遁。令其開眼。廣智睜開了眼看時。是一座大山。張坑鬼囑曰：爾如進內。只說是陸地。誠心至此拜求的。切不可說是我拽爾來的。遂邀至洞邊。曰：爾可入去。我要去矣。待三年後與爾再會。於是張坑鬼復借土遁而回。廣智仰首看時。那洞門上懸書華陽洞三字。見洞門半掩半開。放胆挨入裏邊。正值茅山真人在堂講法。見袁廣智進來。問其來歷。于是收錄洞中傳授。且說張坑鬼既引廣智入茅山學法。自己仍借土遁回去。暗暗恨曰：我想閩山三十年學法。一開不消再開。幾轉那學法的人。越發盛矣。隨由龍潭壑借水遁至閩山。只見洞門緊閉。碑書閩山大清院五個大字。旁註三十年一開。張坑鬼遂將頭上獨角。按于十字頭頂。用力硬發一撇。十字改作千字。好教他三千年一開。畫畢。忽驚動張沙玉柳將軍。將白杵擲去。那知張坑鬼不顧性命。就此而遁。張柳二王見一小鬼。不以爲意。收回曰：杵仍守住法門不題。且說張坑鬼被張柳二王將白杵擲去。遂借土遁不顧東西南北。只要逃的性命。這一遁直遁至古田地方。畢竟又一番故事。有分教：妖怪惑人生。魍魎道仙驅鎮動干戈。要知張坑鬼在古田縣如何作爲。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江山育捨身得道

陳靖姑割股救親

却說西河有一老者，姓江名清，娶妻何氏，尙未生產。近來却有懷孕，滿足十月，將臨盆時，燈火輝爛，忽聽的門外喧喊，不絕。江清聞得喧喊之聲，忙開門看時，只見有數十人，各執刀器木棍，至大王山前後圍着，一隻白額猛虎，衆人揚聲大喊，將至門首。江清將門閉了，那十餘人追至江家門首，揚聲喊道：「跳進裏面去了，忙叫開門，恐防裏面之人衆，人忙敲門，喊叫不絕，驚愕曰：『這個真奇怪。』」明明趕至這裏，見那大獸撞門而入裏面，怎麼連蹤跡亦不見，諸人驚異而散。江清閉門入內，聽得內廷有嬰孩啼哭之聲，穩婆報曰：「恭喜相公添一位小千金了。」江清聞報，是生一個女子，驚喜交集，恐虎入內，有妨於人，喜得生產平安，於是滿月以後，取名山育，又名曰虎胆。至十五歲上，性暴如雷，凡各鄉鄰人等，如有輕慢他時，當面就是一掌過去，如被他巴掌打着的時候，非是小可，初時只覺發熱，未幾現出五個指痕，諸人甚是懼怕。至十六歲上，雙親俱亡，山育存心不配，在家靜修。這日有一老尼從空而落，行至山育面前，道：「別來無恙乎？」江氏愕然視之，時乃一老尼，問之曰：「師父何來？」老尼答之曰：「是爲江姑獨自靜養，甚然寂寞，特來奉一冊書，各解憂愁，遂向袖裏捲出一卷小小冊兒，皮上書寫得祕術，山育接冊，問曰：『有何妙術使用？』」老尼曰：「我此冊能治得兒童染患瘟痘諸般毒邪等症，並能治痘疹。江氏聞有此兩般醫術，甚是歡喜，問曰：『師父是何寶庵？』」法號何名？老尼曰：「小庵乃在旗山之頂，小尼法號自空，若不棄嫌，另日同往一顧乎？」江氏曰：「如得同往，自然要到寶庵一謁。」老尼曰：「既有聲，小尼另日邀請就是。」又謂江氏曰：「就此而別，越日再來相會。」江氏曰：「既然至此，且住幾日，何必言別哩？」老尼曰：「那卷冊兒好與江姑靜閱，自然參覺。」小尼暫別，不日再至，說罷步去。後園遂向袖中摸出一條白綾帕，從空一抖，化一隻白鶴，乃騎鶴騰空而去。江氏送出後園，不片時，那鶴不見，方纔進房，於是逐日携冊解悶，念上半卷祕術，盡記心頭，不數日，又將下半卷法術，皆念的十分精熟，過了兩日，那老尼跨一隻白鶴，從空而落，身邊又帶一隻金毛猛虎，搖頭擺尾，直至江氏房內，江氏見老尼來至，又見身邊跟着一個金毛猛虎，搖頭擺尾，甚爲驚人，問曰：「師父爲何今日帶此山君而至？」老尼曰：「特爲邀請江姑同往茅庵，惟恐路遙山崎，難以往時，因此特帶此虎代步。」江氏曰：「奴家只恐騎不慣，老尼曰：『不妨，只要爾跨上去時，他自然慢慢而行。』」且此虎與凡虎不同，能收驚起毒，不妨好人的性格，甚善。」江氏曰：「原來有此妙處，遂收拾取幾件衣服，將門及房各加封鎖，乃同老尼行至後園，老尼先牽金毛虎與江氏跨上，自己仍化一隻白鶴，跨上喝聲去罷。」一禽一獸，飛上空中，半雲半霧，片刻落下一座高山，又行了幾步，却是一座尼庵，江氏下了金毛虎，隨同老虎入庵，其庵幽雅清靜，排設之物，俱是仙家器具，裏邊走出一道童，捧着二杯香茗，老尼以賓主而坐。江氏曰：「奴家父母早喪，六親兄弟俱無，遺下奴獨自一人，但奴年幼，今日從師父至此寶庵，心中十分暢快，意欲從師父在此學法，未知師父肯收錄否？」老尼曰：「既肯相愛，自然從命，倘那冊裏若有參不

透的。吾當教授於爾。自此江氏在庵相伴老尼。傳遞不題。且說那丹霞大聖。自前在望北台嶺。被那火珠燒得皮脫毛焦。逃回豹頭山宿猴洞。靜養皮毛。已有年餘。皮毛復舊。這日仍變一個少年書生。遊至西河。忽見一少年。甚是俊秀。丹霞大聖面前問曰。老兄欲何往。是何鄉何處來的。那人曰。小弟家住揚州。姓楊名世昌。特至福州貿易。歇在貴處南台後浦。昨日至此。尋訪一位故友。因他往蘇州尋親未回。故此不遇。丹霞大聖曰。楊兄府上更有何人。世昌曰。舍下老母在堂。侍奉係有拙荆沈氏。丹霞大聖曰。兄至此幾時了。世昌曰。因是前月新婚。初次成親。半月後。就至此矣。尊兄問我何故。丹霞大聖曰。特為貴處亦有一舍親。故見是揚州來的。多愛相問。你待見罪。遂作個揖而去。這丹霞大聖暗暗存心。世昌許多話說。遂看楊世昌的相貌。變成一樣服色。面形向着北向。打個筋斗。架雲而去。來至揚州。密訪楊世昌之家。查探明白。至門首敲門。林氏忙出開門時。看是兒子回來。覺得十分甚喜。問曰。吾兒往福州貿易。利息何如。怎麼這早就回來。丹霞大聖知這個是世昌之母。假答曰。孩兒至福省。將貨盡交行主代消。不日俱兌盡了。其本利銀。被行主暫借使用。約于有便。即寄來交還。孩兒故先回矣。林氏曰。既是如此。且進去見爾妻。丹霞大聖入房中。見一少婦。如花似玉。暗暗喜曰。愚夫出外。致使賢妻寂寞矣。沈氏見丈夫回來。甚覺歡喜。從此丹霞大聖在楊家受用。但事有湊巧。只五日後。福州真楊世昌亦忙。拾回家敲門。這時丹霞大聖在沈氏床中靜睡。沈氏在房做針指。林氏聞有人敲門。忙出開門視之。又見一個兒子。大驚曰。我兒幾時回來。真世昌曰。孩兒今日纔回家。林氏大驚。悚然曰。五日前汝就回來。現在媳婦房中沉睡。真世昌聽見。忽然大怒。忙跑至沈氏房中。見是一男人。睡覺未醒。真世昌大怒。一掌打去。丹霞大聖夢裏驚醒。見是真世昌回來。放胆問曰。爾是何人。這裏甚麼所在。敢如此亂入人家。不管好歹。搖搖擺擺進我房中。猶敢將我打醒。是何道理。難說沒有王法。麼。真世昌曰。我乃楊世昌。自幼生長此處。誰人認不得我。爾是何方妖人。用何邪術。敢變作我模樣。至此冒昧。佔我妻子。還敢強辯。我怎肯放爾甘休。兩個世昌。爾說我假。我說爾假。爭競不已。妻沈氏見此二人。顏容無二。言語聲音亦同。亦難認得誰假誰真。其母林氏。亦不能分辨。只是呆呆立着。看他兩個爭鬪。丹霞大聖云。清平世界。豈有如此之理。這個甚麼容得爾這妖邪之人。又對林氏曰。母親可同媳婦放心。我定要拿他到官堂。究問明白。說罷。將真世昌捉住。用妖力只推了幾推。把真世昌推出門首。却舉起拳頭。向真世昌背上打了幾拳。真世昌難以抵敵。只得啼哭逃走。丹霞大聖打走了真世昌。自己得意回家。對林氏婆媳曰。清天白日。世界有如此妖人。若孩兒在福州未回。却被這妖人佔去妻子。如不勒拳打他。還要強辯冒認。婆媳只見一個再回來。只是假的被打而走。到也放心。且說真世昌被假的打走。啼哭記得方纔。他說要到縣內辨論。究問。我且到縣裏擊鼓伸冤。遂投至縣衙擊鼓。衙役聞擊鼓之聲。忙捉住擊鼓之人。縣令升堂。衙

役將楊世昌押來跪在堂上。縣令拍案罵曰：「有何冤枉，敢擊堂鼓？」楊世昌流淚滿面，遂將假世昌說了一遍。縣令大驚曰：「有此妖怪，速令差役八名到楊家將假世昌並林氏沈氏俱拿到，審問真假。」世昌暫交役人看守。八名差人即趕到楊家，踏門而入。將丹霞並林氏婆媳三人拿至縣堂。縣主吩咐將兩世昌帶來審問。真世昌上堂，縣主見兩個世昌相貌皆同，叫沈氏問曰：「兩個世昌，那個是真？」林氏沈氏信假以爲真，依然母子夫妻一家無疑矣。且說縣令衙役稟稱不見了假的，縣令道：「妖怪又要回楊家，遂吩咐真世昌帶進來。」見役遂將世昌帶進縣令道：「那個妖人逃去？」料又在爾家中，爾且不可回去。只恐又要害爾性命。本縣這裏賞爾銀五兩，爾可往別處懇求有法術之人捉拿此妖。方保爾一家性命。」楊世昌接銀啼哭不已，拜于堂前曰：「叫小的有家難歸，有國難投，却往那裏去？」求有法術之人哭哭啼啼，只得拜謝縣主而去。出了縣衙，却不敢回家。至晚在城內五顯靈官廟中安宿。這夜孤身無伴，回想有家不能回歸，甚覺淒涼，免不得兩淚交流。世昌就在靈官案前，遂將妖人謀佔妻室之事哭訴一番。訴畢，覆案而睡。睡至三更，靈官着桃柳二將托夢。桃柳二將扶起，謂世昌曰：「爾家妖人作祟，謀佔爾妻子，爾可往福州下渡訪請陳靖姑，可除此妖怪。他乃是閩山初出法門，且又此妖與陳靖姑有嫌，除此妖精，保爾母子夫婦一家團圓。」說畢，世昌驚醒來，滿身是汗，夢中所說俱都記得。謝曰：「神明指點，自然有此異人。」且到福州，細細尋訪，遂拜謝了靈官出廟，即往福州而去。不題。且說陳靖姑在閩山學法，法主許真君乃傳授其調電驅雷呼風禱雨縮地騰空移山倒海退病除瘴斬妖拿鬼煉骨成人奪魂還體諸術數法，成再教扶胎救產，保赤祐童之法。靖姑曰：「信女誓願不嫁人，再學三無益，堅守不嫁。」許法主曰：「爾言不嫁父母之命，却如何遠的？」靖姑曰：「信女上無兄，下無弟，我不出嫁，在家養親，亦不爲不孝也。」許法主見其堅辭不學，謂之曰：「既是不學扶胎救產，吾亦不强，但爾拒嫁至此，亦是法緣。今已三年，諸術俱通，但爾父母家中有難，爾可回去救其災厄，保全父母之命。且男婚女嫁，理所當然，父母之命不可違也。」靖姑聞許法主說父母有難，大驚失色，跪于法主面前，求其何術可救。法主曰：「爾父生背癰，母生手疽，只消爾在左臂割肉補其瘡口，即愈。」法主親寫一符，燒化水中，其灰抹于割處，即刻平復。又付其斬妖神劍一把，符籙細妖繩等寶。靖姑背劍隨將符籙等物，作一小包袱，背于肩上，宛如仙姑一般。拭淚別師。法主又着護法王楊二太保暗帶五營兵馬五百隨身保護，聽其調遣。靖姑開此護身王楊二太保隨帶兵馬，聽其調遣，甚是大喜。即拜別法主，背劍辭出山門。法主隨後跟至門前，謂靖姑曰：「即此直道而行，不須回首。」到江邊自然有船，就此去罷。靖姑見師父送出，乃曰：「蒙師父不棄，信女一般。信女無些微報，亦捨不得師父。」信女即別師父。法主曰：「謂直道而行。」靖姑曰：「即就此拜別師父，步至二十四步，惟恐師父未進洞內，乃回頭望之，果見師父未入，乃曰：師父請先進，弟子好行。」法主點頭，法主見靖姑至。

二十四步回頭，乃以手招回。靖姑見師父招呼，忙回步至師父面前曰：「弟子既行，又蒙師父喚回，有甚教訓？」法主曰：「喚爾非爲別事，只因爾不學扶胎救產，保赤祐童之術，轉喚爾回。俟幾日回去，將學其術，自然有用。靖姑這時救父母之難，歸心似箭，乃曰：「弟子蒙師父教訓，諸術皆通，惟此四術弟子不學。此法許法主曰：「學此法，內有妙用，學之有益，亦不負爾至閩山三載之功。」靖姑曰：「弟子蒙師父如此傳授，內中妙用多矣，豈在此四術乎？」弟子畏入穢房，學之不便，許法主暗想曰：「靖姑心似鐵石，不學其術，暗暗嘆惜。且天機不敢漏洩，謂之曰：「既不學此四術，吾亦不強求耳。且刻二十四歲時，不許動法器，不許誦經咒書符籙等事，只可似未學法之時，靜養自保平安。」靖姑叩拜曰：「謹遵師命。」許法主吩咐畢，令其回去。法主遂入洞內，靖姑見師父進入洞內，却自安身而行，行至山下，却有龍船等候，遂下了船，不片時渡至龍潭山石，望下渡回家，行至門外，見門半掩，遂入內，步至父母房中，見父母倒于床上，呻吟叫痛。靖姑跪于床前，叫曰：「爹娘女兒回來了。」陳昌睜眼觀之，驚愕曰：「爾就是靖姑我兒麼？」靖姑答曰：「正是。」葛氏大喜，忙下床扶起，問曰：「女兒逃去三年，却往何處？」爾母只因那頂年推爾社飾之時，忽見一金甲神人，執杵將爾父背上打了一下，杵尾將爾娘掃在這手上。那時爾父母俱昏倒在地上，諸親鄉鄰聞知，欲上樓救之。我二老醒時，四處尋覓，亦不見爾。又疑是妖人拽去，又猜是逃遁四方。那時劉家迎親，見此奇異事情，只得空回。後來爾父親攜銀一百，併他家送來的聘金，一總交付林八叔，往古田將此異怪事求他收回原物。另聘高門，那知劉家女婿心堅如鐵石，不收原聘，自說寬限我家尋覓，或我兒終無回日。他却終身不再娶，或有回時，姻緣猶在，却先回羅源赴任，仍將原聘禮物交付林八叔帶回。只因羅源四處托親友尋訪我兒，并無消息。我兒知往何處，至今三年方回。我兒可對娘親實說，靖姑遂將被良女拽去閩山學法，二人行至望北台嶺，遇着一妖一鬼調戲，被良女用起火珠擲去，始乃走了。女兒拔釵發誓立愿，女兒去學法術回來，定要收此一妖怪，一鬼精。女兒後至閩山學法，蒙法主許其收鐵，傳授諸般法術。昨聞法主吩咐，說爾父母有難，女兒辭別，拜謝師父回家，以救爹娘，遂步近床前，叫聲父親，背癱症女兒能醫治。爹娘不必憂愁，父曰：「但爾拒嫁逃遁，體面何存？」我二老尚且無男，只有爾一女，爾今當作我二老死的一般。我兩老亦當作未生爾一般。回來作甚麼？」爾現今尙無人知覺，可速再回去，不用在家惹出禍事。倘被古田劉家聞知，那時立即又來迎娶。爾既是發誓愿不肯嫁人，那劉家之人豈是善良？爾勿在此免致又請狀詞告官惹起干戈禍事。爾若仍去外方，庶免一場禍事。致使爾父母憂愁傷心。爾若不快去，爾可快去買些砒霜毒藥，把我兩老毒死。那時既死，任憑爾之所爲。靖姑聞父親所說，乃匍匐于地，冷汗淋漓，哭曰：「父親呵，女兒不孝，致使父母如此擔憂，再如相犯，罪之不赦。女兒如今愿嫁，不敢阻了。只是女兒學法之時，拔釵發誓立愿，學成之術，要除收此二妖怪，鬼精，以報其恨。」